

校 园 文 学 丛 书

校 园 童 话 选

XIAO YUAN TONG HUA XUAN

黎俊生 主编 · 广东旅游出版社



内容简介

校园文学丛书，是一套表现中小学校园生活的文学作品精选集。全套书共9本：《校园散文选》、《校园小说选》、《校园故事选》、《校园诗歌选》、《校园报告文学选》、《校园杂文选》、《校园童话选》、《校园书信选》、《校园日记选》。这些作品，思想格调健康，内容丰富有趣，语言规范流畅，结构精巧完整。对广大中小学生学习了解校园生活情况，借鉴写作方法，陶冶思想情操，具有较大的作用。

目 录

我最要好的朋友·····	孙幼军 (1)
恰好短了百分之十·····	陈伯吹 (12)
不动脑筋的故事·····	张天翼 (17)
好宝上学记·····	包 蕾 (24)
磨工、修道院长和皇帝·····	叶君健 (40)
一塌糊涂专栏·····	周 锐 (49)
关于琴谱的悬赏·····	宗 璞 (54)
不该打开的黑匣子·····	赵燕翼 (60)
鹅毛笔·····	顾 工 (67)
比赛遇到的怪事·····	郑 马 (73)
我的代表·····	孙幼军 (77)
蛤蟆教书·····	赵燕翼 (87)
小足球迷的试卷·····	吴 琪 (91)
幸运儿亚陶·····	郑允钦 (98)
神童阿强 ·····	李义兴 (107)
王晓功的故事 ·····	秦裕权 (116)
万胞胎学校 ·····	方国荣 (129)
“大圈小圈”的神通·····	陈文威 (135)
故事云的故事 ·····	孙 未 (145)
我和我，你和你，他和他 ·····	孙文圣 (148)

祝你晚安	张友珊 (161)
画家与春天	黄一辉 (165)
时光老人敲警钟	何公超 (171)

我最要好的朋友

——“怪老头儿”之四

孙幼军

这一天的作文题是《我最要好的朋友》。我叼着圆珠笔杆，盯着黑板上这几个字出神。我先是要写顾欣，忽然间想起顾欣上回把多出来的一张足球票给了徐晓冬。如果我写顾欣，顾欣却写了徐晓冬，那显得多没劲！又一想，写别的同学也一样——我写了人家，准知道人家也写我？干脆，我写怪老头儿。除了班上的同学，我最要好的朋友肯定是怪老头儿！

怪老头儿帮我治好了肚子疼，他还给我变出个跟我一模一样的“代表”来，让我每天能偷着出去玩儿两钟头；还有，帮我在滑翔机比赛里夺了冠军。后两件事是我的秘密，不能说出去。为了玩儿两个钟头，后来倒了大霉，能说吗？再说滑翔机，噢，原来你是靠着怪老头儿飞天树的木头哇！那能算你的成绩吗？所以，我只写了怪老头儿怎么治好我的肚子疼。我觉得我这次作文写得挺不赖，说不定讲评的时候还能在班上念呢，也没想到，蔡老师竟用红墨水在后头批了四个大字：

一派胡言！

那个惊叹号还写得特别大，一看就知道蔡老师很生气。

果然，作文讲评的时候，蔡老师说着说着扶扶眼镜，板起脸来：

“有的同学对待作文却很不严肃，张口就来，胡扯一气！比方说赵新新吧，说他肚子里有虫子，打不下去，一个老头儿给他吃下去两只鸟儿，靠着鸟儿把虫儿吃光了，鸟儿在里头飞，还叫唤……”

教室里响起一片“哈哈”的笑声，可是蔡老师脸上有一丝笑容也没有。我不敢反驳，只是小声嘀咕一句：“这是真的……”蔡老师还是听见了，一指我说：“怎么着赵新新，你还不服气？你站起来说，让大家都听听！”

我站起来，偷偷看我的同桌李明。大伙儿哈哈笑的时候，李明没笑，这会儿，他那样子显然是同情我的。我胆子大些了，说：

“是真的。李明都听见了……”

“什么什么？”蔡老师瞪大了眼睛，“李明！”

李明犹犹豫豫地站起来，说：“上课的时候，我真听见他身上有鸟儿叫……我还当是在他衣兜儿里，一摸，没有。伸手到他书桌里摸，也没有……”

“莫名其妙！”蔡老师生气地说，“没有，就是在他肚子里？你也发昏了！肚子是鸟笼子吗？鸟儿要有空气才能活，连这么点儿常识都没有？”

虫儿要不要空气，它们怎么能活着？赵新新天天吸进去那么多空气，鸟儿就不许沾点儿光？再说，打那以后，他肚子确实就不疼了嘛！——我看李明要是想说，还有不少可说的。可是李明害怕了，他说：

“兴许是我没听清……没准儿他饿了，肚子响……也没准儿是窗户外头的树上落了两只鸟儿……”

这才真叫“胡扯一气”呢！我那天早晨一高兴，吃了五

油条，饿什么！再说，肚子响跟鸟儿叫一样吗？再说，空气污染得连麻雀都没几只了，哪儿来的会“嘀溜儿滴溜儿”叫的鸟儿，还偏落在你那棵小树上！

放学出校门的时候我碰上蔡老师，他瞥我一眼，噗哧一乐说：

“你躲什么呀，我又不咬你！”

瞧出蔡老师情绪挺好，我胆子大起来，一边跟上他走，一边对他说：“告诉您吧蔡老师，我讲的都是真事儿……”看见蔡老师皱起眉头，我不等他开口，一连气儿把我是怎么碰上怪老头儿的，还有他那些怪事儿，全讲了，当然，除了我的秘密。

蔡老师又是摇头，又是叹气：“唉，都是你们看童话看坏了！我早说过，多读点儿课外书有好处，可是童话那玩意儿要少看！”

说完，蔡老师怔了怔，又问我：“你说的那个……那个……他把一叠纸一抖，就变成一座房子？”

我来了情绪：“那还有错儿！我亲眼看见的嘛！那老爷爷原先住别处。人家说是‘违章建筑’，他一生气，‘啪’那么一拍，就把挺大一座房子拍成个纸片，叠起来揣进怀里。他瞧着我们那条街好——路边有一大片空地，还有排大杨树，就掏出那叠纸一抖落，一撒手，嘿，马上就出来一座房子——不是帐篷，真正的房子！”

扭头看见蔡老师的眼睛发亮，我明白了蔡老师为什么单问房子。顾欣有一回告诉我，蔡老师差点儿让煤气给熏死。他说蔡老师没房子。全家住他姐姐家厨房。厨房地方太小，没法儿搁床，蔡老师就靠墙又钉了个碗架子，其实这回不是碗

架子了，是睡人的。蔡老师有小女儿睡在底层，姜老师睡中间，蔡老师在最上层。厨房里有蜂窝煤炉子，那回也不知怎么了，蔡老师梦见有人使劲掐他脖子。他就喊，可喊不出声儿来，想动，也动不了。亏得那碗架子的木板特别窄，他稍微动一丁点儿就掉下来了。掉下来正砸在铁菜锅上，铁菜锅一跳，木头把儿又正好敲在他脑袋上，“梆”！这一敲倒把他敲明白了：“不好，煤气中毒！”可还是喊不出来。手底下恰好是火钩子的把儿，就把火钩子立起来敲炉子：“咣，咣，咣，……”他姐给敲醒了，从屋里走出来骂：“半夜三更的，这是瞎闹腾什么！”一看，哟，不是瞎闹腾，火钩子也扔了，三个人都昏死过去了，这才叫来急救车送医院……顾欣讲得比我生动，因为他爸跟蔡老师是好朋友，蔡老师常去他们家下棋。蔡老师眼睛发亮，准是不想再梦见人家掐他脖子了！我说：

“您要是不信，就跟我走几步。拐过弯儿去就瞧见怪老头儿的房子了！”

蔡老师说：“房子哪儿没有？就是不能像你说那样。那也太玄啦！”别看嘴里这么说，他还是跟着我拐了弯儿。

怪老头儿正蹲在门口抡锤子砸一块铁皮。除了那回他得炸糕病，我什么时候见着他，他都忙乎着。

“是铁头哇！”怪老头儿跟我打招呼，“这位是——”

我连忙说：“是我们蔡老师。”

怪老头儿拾起地上的铁皮站起来：“蔡老师，您屋里坐！我这儿老没人来，怪闷得慌的。您象棋下得棒，咱们今天来一盘儿！”

蔡老师谦虚地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！”可笑容里透出惊愕，显

见是猜不出老头儿怎么知道他象棋下得好。我心里十分得意：怎么样，没跟您瞎吹吧！我上去接老爷爷手里的锤子和铁皮，他把锤子交给我，却把铁皮往后一缩：

“不行，烫着！”

我不明白。就算这铁片儿他在屋子里烧过，这会儿也早凉了。再说，他不是也在手里捏着么？

我们进了屋，怪老头儿拖过沉重的红木方凳，用手掌把上面的灰尘擦抹干净，对蔡老师说：

“您坐，您坐！我沏杯茶去！”

蔡老师说：“我不渴，您别张罗！”说着，坐下去。连我也没想到，这一坐，那个红木方凳忽然不见了，蔡老师一个屁股墩儿坐在地板上！怪老头儿连忙跑过来搀起我们老师，连声说：

“这是怎么话儿说的！这是怎么话儿说的！摔着了没有？”

蔡老师扶正了眼镜，回转身找凳子。身后并没有一只坐坏了的凳子，只是地板上四四方方嵌着一个红木凳面。蔡老师忍不住自言自语：“陷到地底下去了？”接着弯下身去，大概是想把方凳从地底下抠出来。可是他只从地板上揭起一张纸：一张两面儿都和红木方凳一样颜色的薄纸！

怪老头儿接过那张纸，紧着向蔡老师道歉：“这事儿怨我！太马虎了，螺丝没拧紧……”他说着，双手平伸着那张纸往前一送，红木方凳又好好摆在那儿了。谁也别想看出来它是什么时候又长出四条腿来的！

老头儿提过一把折叠椅，撑开来：“老式的您坐不惯。这一把牢靠，您放心坐吧！”

这一把椅子上头倒是真有螺丝。蔡老师肯定是怕“没拧

紧”，挺不自然地笑着，小心翼翼地坐下去。这回没事儿。

老头儿到酒橱那儿，拿起一只玻璃杯，往里头捏了点儿茶叶，然后东张西望，多半是找热水瓶。热水瓶没找着。他跑到墙角，从水缸里舀出一舀子水来，往杯子里倒。拿凉水沏茶，够新鲜的吧？还有新鲜的呢：跟水一起，有条红色的小金鱼倒进了玻璃杯，在里头使劲摇晃尾巴，想顶出去。老头儿像是也一愣，念叨说：“这不是跟着瞎捣乱嘛！”他放下舀子，用两个指头捏住小金鱼的尾巴，提出来。茶叶都漂在上面，小金鱼身上沾了不少茶叶末子。老头儿把它送回杯子里涮涮，这才提着尾巴扔进水缸，把茶捧到红木八仙桌上来。

“您喝茶，我去拿棋盘！”怪老头儿说着，转身往里屋走。我叫了一声：

“我帮您拿！”

我跟进里屋，揪揪老爷爷袖子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您怎么撵我们老师？还让他喝这样的茶？”

老头儿说：“谁叫他说你的作文是‘一派胡言’！”接着又有点儿委屈地说，“我这都是为了给你出气！”

我问：“您是怎么知道我的作文……”

老头儿生气地说：“我乐意，你管不着！”

我说：“那您也不能用凉水给我们老师泡茶呀……”

老头儿说：“凉水？那水是滚开的！”

我觉得好笑：“您别赖了。凉水跟滚开的水我还分不出来？再说，里头还养着金鱼哪！”

老头儿说：“什么‘金鱼’？我养的那叫热带鱼！这种鱼非滚开的水不可，水温降到九十五度，就都冻死了！”

真拿这老头儿没办法！我搬起木头大棋盘，跟他回到外

间。

放下棋盘的时候，我大吃了一惊：那杯茶正升腾起袅袅白汽，水面的茶叶纷纷坠向杯底。显然不是蔡老师换了水，因为他也张大嘴巴，直瞪瞪盯着那杯茶。为了给棋盘腾地方，我想移动一下杯子，手刚刚触到上边，就烫得我“哎哟”了一声。

怪老头儿没事儿似的，“啪啪”地往棋盘上摆棋子：“来，‘红先黑后’，您走！”

蔡老师振作精神走了一步，眼睛可还偷偷往茶杯上溜。大概是因为分心，也没走上几步，蔡老师就输了。怪老头儿乐得又是拍手又是跺脚：“怎么样，您不灵吧！”蔡老师像是不服气，一声不响地重新摆棋子。两人走了不一会儿，怪老头儿把马往前一跳，嘴里喊：“将！”蔡老师把老帅提上来，老头儿一指说：“您的帅不要啦？”可不，紧边儿上还有个车在那儿等着呢！蔡老师一怔，接着说：“不对！您的这个车刚才沉底了，不在这儿！”怪老头儿叫唤起来：“您别赖！怎么不在这儿？就是在这儿嘛！”蔡老师干没辙。老帅不往上提，两边儿是士，没法儿躲开马脚；提上来呢，又得出车祸，这一盘也输定了！

其实我已经知道是老头儿耍赖了。从第二盘一开始我就注意瞧着。我发现老头儿移动棋子的时候，别的棋子有的也跟着悄悄一溜，移动的距离不大，可是停的地方挺关键。就说刚才这下儿吧：怪老头儿的马一跳，他的车同时自动往回一出溜儿。蔡老师只顾看他举着的马了，就没想到人家的车会自己跑。核算着老头儿每走一步等于蔡老师的两步，甚至三步，蔡老师不输才怪！

下第三盘的时候，蔡老师把眼珠子瞪得溜圆，明明是他发觉了不对头，想看清毛病到底出在哪儿。我也觉得老头儿这么干不公平，打算抓个机会揭发他，所以也使劲盯着棋盘看。可是这回怪老头儿换了招数儿，我们四只眼睛也没看出什么问题。下着下着，蔡老师忽然说：“噢，我的那个‘当头炮’呢？”老头儿装傻说：“什么‘当头炮’啊？”同时悄悄把手里一个棋子往屁股底下一塞。我指着他喊：“老爷爷，您站起来！”怪老头儿急了：“干嘛站起来？噢，你的意思是我给藏起来啦？我伸手了吗？我倒是看见你刚才一伸手！”说着，还是站了起来。

真怪，那个红木凳面上光光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我跑过去低头看，他裤子上也没粘着什么。老头儿冲我一笑说：“这孩子真淘气——你把蔡老师的炮藏起来了，还赖我！”我说：“您瞎说！我正盼着我们老师赢呢，干嘛偷他的炮？”老头儿说：“没偷，你刚才往兜儿里揣什么来着？”我喊：“我什么时候往兜儿里揣东西了！”说着，两手情不自禁地往衣兜上摸。

这一摸吓了我一跳。我右边衣兜儿里分明有个圆鼓鼓的、硬硬的东西。我连忙掏出来看，正是蔡老师那个红炮！

我傻了眼。怪老头儿胡撸胡撸我脑袋，挺宽容地笑着：“没什么！小孩子家淘气，常事儿！你们老师也不能说你什么。”我急着要分辩，他又大喊大叫说：“不来了不来了！三局两胜，我早赢啦，这盘儿不算也没关系！”稀里哗啦，把棋子都搂进布口袋，抱起棋盘进了里屋。我可怜巴巴地看着蔡老师：“老师，那个炮真不是我拿的！”

蔡老师兴冲冲拍着我肩膀说：“没错儿！明摆着全是老头儿捣的鬼——这老头儿还真有两下子！”说完，朝里屋的门看

看，像是又有点儿泄气：“不过，都是些小魔术之类的玩意儿。房子的事可就没这么简单了……”

敢情我们蔡老师真惦记上房子了！

怪老头儿从里屋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叠灰里吧唧的纸。我见过这东西，所以心里猛一动。老头儿对蔡老师说：

“刚才我进屋去取棋盘的时候，这孩子不是跟我一起进去了么？其实他根本不为帮我拿棋盘。他一到里屋就告诉我，说他写篇作文，讲了我用鸟儿治好他肚子疼的事，可您愣不信。不信不算，课堂上还把他撸一顿！他又跟您讲了我的房子，您更不信。不是不信么？今儿个我给您表演表演！鸟儿是没办法了——为让它们自由，全从笼子里放走了。我就让您亲眼瞧瞧，我叠着的这东西到底是不是房子！”

这老头儿又胡编一气了。不过我也正想让他给蔡老师表演一下，所以一声没吭，跟着他们出了屋门。

怪老头儿绕到他房子后头，身子贴着房山墙站好，然后迈开脚步，嘴里还数着：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”一直数到二十，这才站住，扭头问蔡老师：“您瞧着够不够？”

蔡老师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怔怔地看着怪老头儿。老头儿说：“大小就是它啦！”又喊：“您瞧好！”随着这声喊，展开手里那叠纸，一撒手。

我们面前刹时出现一座砖房，跟怪老头儿那座丝毫不差，只是更鲜亮，崭新。怪老头儿这一手儿我见识过，所以并没太惊奇，我们蔡老师可就不同了。他那样儿可真够瞧的，就用他刚给我们讲的一个词儿形容吧——呆若木鸡！

怪老头儿说：“进去瞧瞧吧，别是假的！”他在前头走，蔡老师跟着。进门的时候，我见蔡老师使劲踩了踩台阶，还偷

偷用手在砖墙上狠捏了一把。刚走进门，一股热气扑面。老头儿挺得意地朝窗户指指，对我说：

“你刚才要拿的那片铁皮也安在上头了。那是最后一片。怎么样，效率够高的吧！”

窗户那儿是许多同样的铁皮串接成的暖气。我说：“比您原先的房子还好，都接上暖气了！”

老头儿说：“什么‘接上’？往哪儿接？跟哪儿也不接着！这是‘烫铁’打造的，天生就热。要不怎么不让你拿？一摸就烫你满手燎泡！”

既然他家有“飞天木头”，有一百度的凉水，那么有“烫铁”也就不奇怪。我只是嘟哝了一句：“节省能源了，就是夏天够热的……”

怪老头儿反驳说：“热什么！暖气有夏天热的吗？你们家暖气夏天还热着呀？”

反正到了怪老头这儿，你什么也别想弄清楚。

两间屋子都看完，怪老头儿对蔡老师说：

“刚才铁头……啊，就是赵新新，他进去帮我拿棋盘的时候还跟我说，您家的房子稍微窄了点儿，让我给您另张罗一套。赵新新是我的铁哥们儿——不，是我的那个那个……对，最要好的朋友！他说什么我都得想办法给他办成，所以呢，只要您不嫌弃，这座小房子就归你啦！”

虽然我向他要房子又是他胡编，可是编得忒对我心思。再看蔡老师，好不容易缓过一点儿来，这会儿他又“呆若木鸡”了。好半晌，他才大喊了一声：“真的呀？”接下去就像发疯一样猛扑向我，把我抱起，在屋子里旋转起来。我有七、八年没人抱过了，突然间两腿悬空，心里没着没落儿的，十

分害怕。怪老头儿在一旁喊住蔡老师：

“留着劲儿搬家用吧！您最好明几个就搬来。这回咱们俩下象棋就方便了。您放心，下回再下棋，我保证不捣鬼了，保证！”

恰好短了百分之十

陈伯吹

山村里，一提起胡老头儿，谁都说他是个好样的：为人诚实，爱劳动，勤干活，肯吃苦，生活朴素。

他在山村里，离鱼塘不远处，开垦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养鸡场。开始只养了十多只鸡，后来他饲养得法，逐渐发展到上百只了。当那春暖花开的时候，人勤鸡不懒，每天都能下五、六十个蛋，有时候竟能下八、九十个，这怎么不叫他高兴。

现在“对外开放，对内搞活经济”的政策好，他当上了一个出色的个体生产者，这都靠他活儿勤快，饲养认真细致，一个贫苦农民，真的自力更生起来了。

从前他喝咸菜汤，啃硬馍馍，如今吃上大米饭，隔几天桌上总还摆着红烧鱼和肉丸子。他少不得喝上一小盅酒，脸红耳热，禁不住乐乎乎地自言自语着：“只要活儿干得好，生活自然也会好。”

他上农贸市场去卖蛋，几乎个个新鲜，价钱公道，好在按照国家的牌价出售，不搞所谓“议价”，不愿多掏人家口袋里的钱，让大伙儿吃上价廉物美的蛋品而觉得高兴，他也觉得高兴了。

“胡世兰叔叔，这儿买蛋！”

“这儿买蛋，胡世兰伯伯！”

市场上喊买声此起彼落，他高高兴兴地回答：“嗯，就来了！就来了！……”

他忙着，常常还没进市场中心，挑的两筐子鸡蛋，没多时就光了。

“哎哟，胡老头儿，怎么一下子蛋就卖完了？下次您请早点上这儿来！咱儿户都喜欢挑您的蛋。”

“唔唔，下次您多挑几筐蛋来，好胡老头儿！”

他清早甜滋滋地上市场来，听到这些亲热又熟悉的声音，一会儿卖完了蛋，甜滋滋地回村里去。

这一回，他挑上满满的两筐蛋，回头向鸡场瞥了一眼，矮竹篱围着的鸡群，正在争先恐后地啄食，心中一喜，憨声憨气地说：“你们这些小东西，和气点儿，好好吃。多下蛋，我胡老头儿不忘记你们，会多给好吃的。”说完，转身上市场去了。

“早上好哇！胡老伯伯，您又挑着鸡蛋上街来了？您来得正好，我妈昨晚上说‘明天要买一百个蛋’哩！”小姑娘站在门口招呼着他。

胡老头儿自然高兴：“要这么多干什么？”

“可不是自己吃：前天向东邻张大爷借了十个蛋早该还他；我小叔家生下了一个小妹妹，小婶母说要向亲友邻居分赠红蛋，妈说先送八十个去，怕他们没买着。”

他眯缝着眼，倾听着这个长得清秀的、戴着红领巾的小姑娘，有条有理地这么说后，就高兴了。

“您买吧，您挑着买吧……”

胡老头儿的话没说完，小姑娘的妈提着一个空的印花塑料袋，从门后闪出身来了。